

PERIL AT END HOUSE



海滨 古宅险情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金 人 逸 译

海滨古宅险情

〔英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金人逸 译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 7 7/8 插页1 字数156,000

一九八〇年六月第一次版

一九八一年一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80,001—28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72·685

定价：0.61元

著名的侦探赫尔克尔·波洛已经决定退休。但是他亲眼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遭遇了被人谋杀的危险，他感到不能坐视，就插手侦察这个案件。这位姑娘尼克在此以前已经遇到了三次奇怪的“意外事件”，循着这个线索，波洛进行了大量的调查，但是案情却连续发生了意外的曲折。最后，波洛终于拨开迷雾侦破了真相，并且用了奇妙的计谋获得了罪证，使凶手俯首就擒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美琪大饭店	1
第 二 章	滨海宅邸	16
第 三 章	是意外事件吗?	30
第 四 章	其中必有隐情	42
第 五 章	克洛夫特先生和克洛夫特太太	50
第 六 章	访问瓦依斯	63
第 七 章	悲剧	72
第 八 章	致命的红披巾	81
第 九 章	从一号到十号	91
第 十 章	尼克的秘密	106
第 十 一 章	动机	117
第 十 二 章	艾伦	124
第 十 三 章	信	135
第 十 四 章	遗嘱失踪之谜	144
第 十 五 章	弗雷德里卡的奇怪举止	156
第 十 六 章	会见惠特菲尔德先生	166
第 十 七 章	一盒巧克力	179
第 十 八 章	映在窗上的脸	193
第 十 九 章	波洛编导的一场戏	210
第 二 十 章	十号	219
第 二 十 一 章	十一号其人	222
第 二 十 二 章	故事的结局	228

第一章

美琪大饭店

我想，在英国南部的海滨城镇中，再没有比圣·卢更漂亮的了。人们说得好，它是“水上宫殿之首”，看到它，就不由得要想起里维拉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科尔尼希海岸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同法国南部一样迷人。

我把这些想法对我的朋友赫尔克尔·波洛说了。

“我们昨天在餐车里看到的菜单上就是这么说的，我的朋友。你的看法已经不是什么首创了。”

“那么你不同意吗？”

他独自微笑着，没有马上回答我。我又说了一遍。

“真是对不起，哈斯丁斯。我刚才走神了。说真的，我的思想跑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个地方去了。”

“法国南部吗？”

“是的。我正在想，我去年冬天在那里呆过，我在想那时候发生的事。”

我想起来了。那时在蓝色列车上发生了一起谋杀，这是一宗复杂而迷惑人的神秘案件，波洛以他一向具有的准确无误的敏锐性侦破了它。

“那一回我要是同你在一起该有多好。”我深表遗憾地

说。

“我也这样想，”波洛说，“你要是在，你那份经验该帮我多大的忙啊。”

我斜眼看着他。根据我长期的习惯，我不相信他恭维我的话，但他说这话看上去却挺认真。干嘛不是这样呢？对于他所使用的方法，我终究已经有了长时期的经验了啊。

“特别是你那生动的想象力，哈斯丁斯，我真觉得离了它不行。”他若有所思地说，“人总得有点轻松的安慰。我的仆人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有时候我还能跟他讨论一两个论点，可他是什么想象力也没有的。”

我觉得他的这种说法是相当傲慢无礼的。

“告诉我，波洛，”我说，“难道你一点不想恢复你的业务活动吗？这种无所作为的生活——”

“对我再适合不过了，我的朋友。坐在那里晒晒太阳，——还有什么比这更诱人的事呢？在你的盛名达到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，——还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姿态呢？人们是这么说我的：‘这就是赫尔克尔·波洛！伟大的——无与伦比的——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！’嗯——我心满意足了。我不能要求更多了。我是一个谦虚的人啊。”

要是我来谈他，可不会用“谦虚”这个字眼。在我看来，我这位小个子朋友的自高自大并没有随着他的年龄增长而消减。他靠在椅子上，捻着小胡子，自满自足得几乎要打起哼哼来。

我们是坐在美琪大饭店的一个露台上。这是圣·卢最大

的一座旅馆，它座落在海岬之上，庭园环抱，俯视着大海。我们脚下展示着一片花园，一些棕榈树点缀其间，错落有致。海面碧蓝、晴空万里、烈日炎炎（八月的太阳本该如此，可这在英国却不尽然）。蜜蜂飞来飞去，嗡嗡作声，令人心旷神怡——此情此景，真是再理想不过的了。

我们昨晚刚到，预定在这里要住一个星期，这是头一天早晨。要是天气一直这么好，我们的这个假期生活准是十分美满的了。

我把掉落在地上的晨报拾起，继续细读早上的新闻。政治形势不妙，可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；中国发生了骚乱；还有一篇关于城市诈骗案传闻的长长的报道，但是总的说来，没有很激动人心的新闻。

“这个鸚鵡病可真怪。”我翻着报纸说。

“怪透了。”

“在利兹又死了两个人，唔。”

“真惨。”

我翻到下一页。

“还是没有那个飞行员的消息，那个进行环球航行的赛顿。这些家伙胆儿可真大。那架‘信天翁号’水陆两用飞机，准是个新发明。他朝西飞去可太糟了。看来他们还没有放弃希望。他可能在太平洋的某个群岛上着陆。”

“所罗门群岛上的人还吃人肉，不是吗？”波洛快活地问道。

“他准是个棒家伙。这种事叫人感觉到当个英国人还真不赖呢。”

“这对于温布尔登的败绩^①是个安慰。”波洛说。

“我，我可不是想说——”我开了个头。

我刚想说些道歉的话，我的朋友用一个优雅的手势把我阻止了。

“我么，”他说，“我可不是水陆两栖的^②，象可怜的赛顿上校那架飞机那样，但我是个世界主义者。至于说英国人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向来对他们是十分敬重的。比如说，他们每天读报纸的那股透彻劲儿。”

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政治新闻上去了。

“看起来他们使内政部国务秘书的日子很不好过了。”我轻笑一声，谈论说。

“可怜的人。那人可有罪受了。噢，对了。他走投无路，只好到最没有希望的地方去寻求帮助了。”

我诧异地注视着他。

他微微地笑着，从口袋里掏出他早晨收到的用橡皮筋整齐地扎着的一束信件。他从里边拣出一封，扔给了我。

“这封信准是昨天寄到的，可我们已经离开了。”他说。

我读着这封信，激起一阵欣喜的感觉。

“可是，波洛，”我喊道，“他把你奉承到家了！”

“你这么想吗，我的朋友？”

“他用最热烈的语言来赞美你的才能。”

① 指世界网球锦标赛。——译者

② 波洛是欧洲大陆上的比利时人，英国则是一个海洋国家，这里是表示波洛坚持认为自己具有大陆人的性格。——译者

“他说得对。”波洛说，羞涩地把目光移开。

“他请求你替他调查这个案件——作为一种个人的帮助。”

“正是这样。没必要再向我重复这些，我亲爱的哈斯丁斯。我自己已经看过这封信了。”

“这太糟了，”我喊着，“咱们的假期算完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放心吧——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”

“但是内政部国务秘书说案情很紧急。”

“他可能是对的，可是也可能不对。这些政客们，他们是容易激动的。我自己在巴黎众议院里亲眼见过——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可是波洛，显然我们是得收拾收拾了。到伦敦去的快车已经离站了——它十二点钟开。下一班车——”

“安静些，哈斯丁斯，安静些，我求求你！别老是这么兴奋，这么激动。我们今天不到伦敦去——明天也不去。”

“但是这个召唤——”

“这不关我的事。我不属于你们的警察部队，哈斯丁斯。我受托办案只是作为一个私家的侦探。我拒绝了。”

“你拒绝了？”

“那当然。我极其有礼地回了一封信，表示了我的遗憾和歉意，我解释说，我已完全隐居——还能怎么样呢？我已经退休了，——我已经完了。”

“你还没有完。”我热切地喊道。

波洛拍拍我的膝头。

“这是一个好朋友的话，一个忠仆的话。而且你也是有

点道理的。大脑细胞还在工作，——还有程序和方法，都还存在着。但是当我退休了，我的朋友，我退休了！那就完事了。我不是一个向观众说十二次再会的舞台明星。我十分慷慨地说，把机会留给青年人吧。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值得赞扬的事。我是怀疑的，但他们也许做得出来。不管怎么说，对于内政部国务秘书这桩也许是令人厌烦的案件，他们是会搞好的。”

“但是，波洛，那些赞美辞？”

“我么，我是不在乎赞美辞的。内政部国务秘书是个有头脑的人，他懂得只要能让我给他干，一切都会顺利成功。还能怎么样？他运气不好。赫尔克尔·波洛的最后一个案件已经侦破了。”

我瞧着他。我内心深处为他的顽固态度感到惋惜。侦破一个象这次所说的那样一桩案件，将会给他已经名满全球的声誉增加新的光辉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不能不钦佩他不肯屈服的精神。

突然间，一个念头涌上我的心头，我笑了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你是不是害怕了？你这样断然的宣布无疑是会触犯神灵的。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，”他回答说，“任何一个人想要动摇赫尔克尔的决心是决不可能的。”

“不可能，波洛？”

“你是对的，我的朋友，一个人是不应当用这种字眼的。唉，说实在的，我可没说如果有一颗子弹打在我脑袋旁边的墙上，我也不会去调查这案件。人终究得要有人性啊。”

我笑了。刚才一颗小石子打在露台上，落在我们旁边，波洛从这件事引出的富有想象力的类比也激起了我的幻想。他弯下了腰，一边走，一边把它拣了起来。

“是的，人是有人性的。一个人象一条睡着的狗那样好呆着，但睡着的狗是能够被唤醒的。你们有一条谚语就是这样说的。”

“对极了，”我说，“如果明天早上你发现你枕头旁边插着一把匕首，那就让干这件事的凶手小心着点！”

他点点头，但多少有点心不在焉。

忽然间，出乎我的意料，他站了起来，走下了从我们这个露台通向花园的两级石阶。他这样走去的时候，一个姑娘出现了，急急地向我们走来。

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我头脑中刚刚出现这样的印象，我的注意力就被波洛吸引了过去。他没顾得看路，脚底下被一个树根绊了一下，重重地跌倒在地。他摔倒的时候正好在那个姑娘的前面，于是她和我共同把他扶了起来。我的注意力当然是在我朋友身上，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印象，她有着黑色的头发，一副淘气的面孔，大大的深蓝色的眼睛。

“千万原谅，”波洛喃喃地说，“小姐，你真好。真是抱歉之至——喔！——我的脚相当疼。不，不，实际没什么大不了，脚脖子转了筋，就这么回事。几分钟就会好的。但是你们要是能帮帮我，哈斯丁斯，你和小姐合作，如果她肯发慈悲的话。我真不好意思求她。”

我在一边，那个姑娘在另一边，我们把他扶到露台上的

椅子上坐下。于是我提议去找个医生来。但是我的朋友断然地拒绝了。

“没事儿，我跟你讲。脚脖子转了筋，就这么回事。这会儿挺疼，但马上就过去了。”他做了个鬼脸，“瞧，不一会儿我就会把它忘了。小姐，我要谢你一千遍。你真好。我求你坐下。”

姑娘就了座。

“没事儿，”她说，“但我希望你找个大夫瞧瞧。”

“小姐，请相信，这是小事一段！跟你结识的快乐，使得痛苦已经消失了。”

姑娘乐了。

“那就好。”

“来杯鸡尾酒怎么样？”我提议道，“现在正是时候。”

“唔——”她有点犹豫，“多谢了。”

“马提尼酒？”

“好的。请要不带甜味的。”

我走了。我要完了酒回来，看见波洛和那个姑娘正在进行着一场热烈的谈话。

“你想得到吗，哈斯丁斯，”波洛说，“我们最欣赏的那所房子——海边尽头的那一所——是属于这位小姐的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我说，尽管我一点也想不起来我曾表示过什么欣赏。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注意到那所房子。“它离群独处，看上去显得怪异而庄严。”

“它名叫滨海宅邸，”那姑娘说，“我喜爱它，但它是一座摇摇欲坠的老宅子了。都快倒塌了。”

“小姐，你是一个世家的最后遗孤吗？”

“哦！我们不是什么显贵的家族。但我们白克莱一家在此地已经住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了。我哥哥在三年前去世，于是我就成了最后的遗孤了。”

“真叫人伤心。你一个人住在那儿吗，小姐？”

“噢！我大部分时间在外边，可我一到家，总有喜气洋洋的一大群人你来我往。”

“这真是时髦得很。我嘛，我原来想象的是，你住在一所阴暗神秘的大宅里，家族的祸祟象鬼魂一样缠着你。”

“多妙啊！你准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。不，没有什么东西作祟。或者说如果有的话，那个鬼是行善的。我在三天内已经有三次逃脱了突然的死亡，所以我的生命准是有魔法保护的。”

波洛警觉地直起了身子。

“逃脱死亡？听起来真有趣，小姐。”

“噢！这些事没有什么惊险。你知道，只不过是些意外事件。”一只黄蜂飞过，她的头猛摇了一下。“该死的黄蜂。这附近一定有它们的蜂巢。”

“这些蜜蜂和黄蜂——你不喜欢它们，小姐？你被它们叮过，是吗？”

“没有。但我讨厌它们贴着脸飞来飞去。”

“帽子上的蜜蜂^①，”波洛说，“这是你们英国的成语。”

① “帽子上的蜜蜂”，英国成语，意思是把人缠住的思想。

这时候鸡尾酒来了。我们都举起酒杯，说些老一套的客气话。

“我原是应邀来喝鸡尾酒的，”白克莱小姐说，“我想他们该纳闷我干什么去了。”

波洛放下酒杯，清了清嗓子。

“啊！要是有一杯美味的浓巧克力有多好啊，”他嘟哝着，“可是在英国他们做不出来。不过，在英国，你们还是有许多有意思的习惯。年轻的姑娘们，总是爱把帽子戴上又脱下——这么灵巧，这么轻松——”

姑娘诧异地望着他。

“这话怎么讲？她们干嘛不该这样？”

“你问这些是因为你年轻，你是这么年轻，小姐。但是对我来说，最自然不过的事就是把发髻梳得又高又直——这样——帽子就用许多帽针别上去——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和这儿。”

他恶狠狠地在空中戳了四下。

“但那多可怕，多不舒服呀！”

“啊，我想是的，”波洛说。他那富于同情的语调，没有哪个殉教的贵妇人能比得上。“风一吹来就痛得很——这能让你得偏头痛病。”

白克莱小姐把她头上戴的普通宽边毡帽摘了下来，放在她身旁。

“现在我们来表演一下。”她笑着说。

“真是伶俐可爱。”波洛说，微微地打了一躬。

我注意地望着她。她的黑发有些蓬乱，这就使她具有一

种顽皮的外表。整个说来她身上都有点顽皮的味道。她那娇小鲜艳的脸庞象一朵花，深蓝色的大眼睛，还有某种——某种逗人和缠人的东西。这是不是暗示着她的轻佻呢？她的眼圈下有一丝黑影。

我们坐在一个旧的小露台上。多数人却坐在靠近岬角上的一个大露台上，悬崖恰好在那个地方陡峭地斜插入海中。

这时候，靠近那个岬角上来了一个红脸庞的男子，两手掌握拳在两边摆动，摇摇晃晃地走过来。他举止轻快洒脱，一副典型的海员模样。

“我就想不出那姑娘跑哪儿去了，”他说话的嗓门挺大，我们这里都很容易听见。“尼克——尼克。”

白克莱小姐站了起来。

“我就知道他们该着急了。好小子！——乔治——我在这儿。”

“弗雷迪想酒喝想得要死。来吧，姑娘。”

他用一种坦率的好奇目光扫了波洛一眼，准是觉得波洛跟尼克的其他朋友很不一样。

那姑娘把手一摆，做出个介绍的姿势。

“这位是查伦吉尔中校——呃——”

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波洛并没有给她补上她所期待的姓名。相反地，他站起来，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，喃喃地说：

“英国海军的。对于英国海军，我怀着很大的尊敬。”

这样谈论人的方式不是英国人平常喜欢用的赞扬话。查伦吉尔中校脸红了。尼克·白克莱赶紧出来打圆场。

“走吧，乔治。别发呆了。咱们找弗雷迪和吉姆去

吧。”

她对波洛笑了笑。

“谢谢你的鸡尾酒。我愿你的脚脖子赶快痊愈。”

她向我也点点头，把手伸进那海员的臂弯里，他们一起转过岬角走掉了。

“那么这就是小姐的一个朋友了，”波洛若有所思地嘟囔着，“她那喜气洋洋的一群人之一。他怎么样？哈斯丁斯，帮我下个老练的判断吧。他是你所说的那种好人吗——嗯？”

我沉思了一会儿，想弄清楚波洛对于我所说的“好人”的含意到底是怎么想的，我给了他一个含混的肯定答复。

“他看来没什么不对头——是的，”我说，“粗看起来是这样。”

“我怀疑。”波洛说。

那姑娘把帽子忘下了。波洛弯身下去拣了起来，漫不经心地用手指转动着它。

“他对她有情吗？哈斯丁斯，你怎么想的？”

“唉呀，我的好波洛！我怎么能说得上来？来，给我那顶帽子。那位女士会需要它的。我来给她送去。”

波洛不理我的话。他仍旧把帽子用手指慢慢地转动着。

“先别忙。这挺好玩的。”

“瞧你，波洛！”

“是的，我的朋友，我老了老了又变得孩子气了，是不是？”

这恰恰是我心里想的，他把它说了出来，倒叫我有点发

窘。波洛抿嘴笑了笑，然后俯身向我，把一个手指头按着鼻子的一侧。

“不——我还没有象你想的那样傻！这顶帽子我们是要还她的——那是当然——但是以后再还！我们给她送到滨海宅邸去，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一次见到那迷人的尼克小姐了。”

“波洛，”我说，“我想你是堕入情网了。”

“她是个漂亮姑娘，哎？”

“噢——你自己也看见的。干嘛来问我？”

“啊！那是因为——我说不准。这些日子，在我看来一切年轻的东西都是美丽的。青春——青春……悲剧在于我的岁数。但是你——我求助于你！你在阿根廷住了这么长时间，自然你的判断不会是最时新的。你喜欢五年前的形象，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比我时髦些。她挺漂亮——是吗？她对那些异性有吸引力吗？”

“有一个异性就够了，波洛。我要说，答案多半是肯定的。你为什么对这位女士这么感兴趣？”

“我感兴趣了吗？”

“喏——瞧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。”

“你是误解了，我的朋友。我可能对那女士感到兴趣——是的——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她的帽子。”

我惊奇地看着他，但他说这话看来完全是认真的。

他向我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，哈斯丁斯，就是这顶帽子。”他把帽子朝我这边递过来，“你看得出我感兴趣的缘由吗？”